



汉西门



汉西门旧影

新副刊 新表达 以心唤新的阅读体验

写作 周一
城会玩 周二
男女关系 周三
南京叙事 周四
青石街 周五

汉西门,我的石鼓路记忆

□薛冰

● 从下关搬进城里,新居在石鼓路二百九十二号。那其实是一个坐北朝南的多进大院落,里面住着几十户人家。第一进是非中非西式的二层楼,坡屋顶,临街的二楼开着一排半截窗,楼下却用板壁全部封起,只留下三个单扇门,中间一扇是进后院的通道。通道两边隔出住房,所以终日昏黑,必须开着电灯照路。穿过这一进,豁然开朗,迎面高大的粉墙,中间用青石砌成门框,上有砖雕门罩,下有半尺高的青石门坎,两扇黑漆大门上装着黄铜铺首。门内天井也是青石铺地,正房一排十二扇格扇门,天井两侧有边厢。西边厢旁有一个小门,通向侧院,侧院南北两端各有两间西式平房,南端的两间大些,从中间用板壁隔开,西边住着医务室的医生一家,我们家就住了东边一间。

● 侧院北端两房之间有过道,通向北面的小巷,小巷尽头是一条横路,已在第三进房的后面。横路北即是机具施工站的厂址,正门开在汉中路上。这单位不久并入了省建五公司,后改名机械化施工公司。厂内空地上停着许多叫不出名的大型机械,东边有一座小洋楼是办公室。现在想来,这组建筑主体是清代的,临街的二楼和我们住的侧院应是民国年间加建的。

正房东侧也有隔弄通往后院和第三进房。后院比前天井大,东院墙上有一个青石镶边的月洞门,通往东边的大院落。那院中有十来棵合抱粗的树,有一个半干的水池,早先应该是人家的花园。院中的一口井,一九五八年淘井时,发现了一把军刀,两支步枪,一堆子弹,公安来都收走了。围观的人说淤泥里还有金砖、金戒指,淘井的人坚持说没有。我们一班大孩子在淘出的淤泥里翻,只翻出些碎瓷片。

红砖平房与再往东一个院落,都属机具施工站。东面院落前两进打通了改造成礼堂,职工开会、政治学习,逢年过节演文娱节目都在那里。一九五八年礼堂一度做过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,邻街处即是厨房,黑漆大门成天敞开着,似乎不断有小板车、三轮货车朝里面拉粮食、鱼肉、蔬菜。每天中午我领着大

妹妹,一人抱一个钢精锅,去食堂打饭菜,回家带小弟小妹吃。

据说石鼓路就得名于沿街的石鼓,也就是大户人家的门当。印象中路北一侧似乎都是深宅大院,不过当时已经看不到几家有石鼓。大食堂东面的黄家,是典型的徽派建筑,北、东、西三面跑马楼,所以南墙也砌到二层楼高,环绕着“四水归堂”的天井,天井中青砖上布满绿苔,进出只能顺着阶沿石走。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是黄家的长房长孙,那高墙深院中只住他们一家人,平素不与外人来往。四年级时老师要求同学们放学后分组集中做家庭作业,我们那一组便集中到黄家。黄家的房子不光大,而且好看,格扇门上都雕着小人、鸟兽、花卉。本来我在课间十分钟就能把家庭作业做完,为了去黄家玩,有意把作业留下回家做。

● 从二百九十二号向西,是一家豆腐店,再一家杂货店已在与汉西门大街相交的转角。街对面有一家卤菜店,主要卖盐水鸭,特别是秋天的桂花鸭,香气都弥漫到街上来。不过那时我们家经济困难,一年也吃不上几回鸭子,倒是妈妈时常让我去打老鸭汤。一小锅老鸭汤只要一分钱,烧出的萝卜,能把下巴壳鲜掉下来。

石鼓路西口,只隔一条汉西门大街,正对汉西门瓮城。城门口搭建成了乱糟糟的棚户区,竹笆、芦席、油布,黄黄黑黑,但一样每天按时冒炊烟,他们的孩子有些就是我的同学。最令我惊讶的,是一位女同学就住在城门洞里,把东、西两面遮挡严实了,房里还真是冬暖夏凉。而稍往北,四眼井的西边,就是一个私家宅园,老远就能望见门楣上挂着的白底黑字牌匾,“四松园”三个大字端庄敦厚,隔着竹篱墙,隐约可以看到里面的花木。那是一幢中式结构的两层楼房,以前是茶酒楼,所以格局很大,临街一面都开着排窗。园主人姓夏,据说夏家老弟兄三人,总是生儿子,只生得一个女儿,“三房合一个惯宝贝”。这女儿也是我的同学,在班上没有一点小姐脾气,学习成绩又好,几乎年年当班长,是当之无愧的“班花”。我一直很奇怪,那园子里好像没看见松树。

四眼井现今还在,四松园早已

被拆迁,盖成了新楼。当年沿着四松园的北面转过去,就是瓮城的北墙,直走到底,则是都城的西墙,向北直到西洋式的汉东门。就在这城墙转角处,是一个粮站,我小时候买米、打油都在这里。一回回围着城墙走来走去,常会想城墙里面不知什么样,但始终不得其门而入。

从石鼓路口朝南,印象中就是个大菜场,满街挤满了菜摊菜担,买菜卖菜的熙熙攘攘。每天早晨上学,就是从菜市中钻过去,中午放学时还蛮热闹。下午放学时,才能看清汉西门大街的模样,街东一排前店后家的小商铺,其中陈家杂货铺的小主人也是同学,一直是班干部。隔邻理发店王家的孩子,则不太爱学习。街西是那一带门面最大的供销社,因为门前有三层石阶,都叫它“高台坡”。

经过陶李王巷,转入柏果树,堂子街口就是我就读的罗廊巷小学。学校的东邻,是大大有名的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馆。记得刚刚维修好,老师就领着我们去看,那房间里黑乎乎的,壁画也不鲜艳,我是什么都没看明白。

这一段路程,对于小学生已不算近。尤其是一九五五年一月,接连下大雪,大人们从雪中铲出一条路,我们走在路上,两边的雪堆高过头。老师也担心,放学时让同学手拉手串成一排,由她牵着走,到一家门口放下一个,还是不断有人滑倒,也有人是故意滑倒了好玩。家家屋檐下,都挂出一二尺长的冰凌柱,我们用竹竿敲下来,落在雪堆上没折断的,便成了我们的佩剑,在阳光下舞得晶光闪闪。

● 搬到石鼓路后,我的世界大为扩展,满眼新鲜事物。比如每天上午和下午,有两次马拉的垃圾车来收垃圾,马蹄在弹石路上踏得哒哒响。我便积极地跑去倒垃圾,其实是看马和马车。到了一九五八年,满街上有白墙的地方都画上了壁画:粮食大丰收、钢铁放卫星、肥猪大过象、高炉似森林。我们也要为大跃进做贡献,每周两节劳动课,人手一小锤,任务是把拆下的城墙砖敲成三合土铺路。没敲几下,一个个小心手都磨起了泡,女同学开始掉眼泪。后来老师请了工人师傅指导,原来小锤不能捏得太死,要让毛竹柄悠起来,锤力大还不磨手。水西门到汉东门之

间的城墙,就这样化为了社会主义的铺路石。

出力之外,还有捐物,号召大家捐废铜烂铁,支援“钢铁元帅升帐”,超英赶美。有积极的同学连做饭的铁锅都捐了去,受到老师表扬。母亲只许我们带炉灰到学校去做细菌肥料,让我总觉得灰溜溜的。然而不久,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散了伙,家长让同学向学校要锅,哪里还要得回来。

接下来的日子过得特别艰难,汉西门大街上的菜场弥散于无形,凭菜票也只能买到“飞机包菜”和胡萝卜。虽然发有豆制品票,但不能保证供应,所以家门口的豆腐店天天清早排长队。因为父母白天还要上班,不能不睡觉,常常是我夜里三四点钟起来排队,到五六点钟母亲来换我回去再睡一会。

同样贫乏的还有精神生活,除了看闲书就没别的娱乐。邻居家的收音机,每天中午连播王少堂说的扬州评话《武松》,每天中午我都守在人家门外,听完了才去上学。再就是建业电影院,每年暑假有学生专场电影,五分钱一部,可以选看两三部。

一九六一年我考入莫愁路上的第五中学。那几年初中生活,真有点浑浑噩噩,所以现在高中与小学的同学都有来往,初中同学连一个都不记得了。能记起的是当年担任副校长的周俊松女士,周校长年过花甲,常常清早站在校门口迎候学生,胖乎乎的脸上,总是带着慈祥的笑容。后来知道她就是写《落花生》的作家许地山的夫人,就更多了一份尊敬。

一九六三年春节,南京市越剧团首演《莫愁女》,莫愁路上贴了一条宣传广告。两位编剧是张弦和张震麟,而张震麟就是五中的语文老师,虽然没教过我们,也成了我们心中的明星。不久,张老师喜结良缘,晚上在学校办公楼里举办婚礼,我也从家里赶去看热闹,周校长还抓了喜糖分给同学们。当时再也不会想到,日后我会与张弦成为同事。

那一年,我家已搬到了新街口。



薛冰

作家,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,南京市地方志学会副会长,著作有《南京城市史》《家住六朝烟水间》《饥不择食》等四十余部。